

# 追忆 (外一首)

□白麟

一些陈年旧事  
说着说着就泛起沉渣  
我惊讶于被生活制服已惯于沉默的兄弟  
忽然兴奋得变成了孩子  
难得有这点时光挥霍  
我们津津有味地回忆  
说起在大石头下面摸到过冬的鱼群  
翻山越岭到老林有摘不完的野杏  
还有下山的鹿子眼看被追得无路可走  
谁料顺河三蹦两跳就逃脱了  
比浪头跑得更快

当然还有更多的话把子  
藏在岁月嘴边  
我忽然发现一条真理

生和死，都是源泉  
纵然老了也依然被童年喂养  
并乐此不疲

萤火虫  
昏暗的煤油灯  
几乎照不到屋外  
萤火虫的尾光  
轻易泄露了村庄的秘密  
一些细碎冗长的故事  
钻过夏夜微亮的针眼  
把线索扯得更远

这些小小的游子啊  
这些年不知流浪到哪里去了

就像外爷临终前  
嘴里嘟囔着走失多年的  
我小姨的乳名

那晚回老家  
远远看见前车的两盏尾灯  
在山野忽隐忽现  
恍若父母的灵魂  
为我引路

中年才能体味  
藏身黑夜的温暖  
和安宁

(单位：宝鸡日报社)



# 阿里的云

□李亚斌

九月下旬，我随陕西省医疗队支援阿里抗疫，乘飞机直飞西藏阿里。对海拔4500米的“世界屋脊”我还是充满敬畏的。

随着飞机的左右颠簸，耳边也传来空姐甜美的嗓音，提示乘客飞机正在下降。想到马上就要到“西藏的西藏”了，心里有点激动，立刻就打起了精神。透过飞机舷窗往外看，眼观之处皆是云海。白色的云，乍一看像厚厚的棉絮，连绵不断；细看一朵一朵的，又像大海泛起的浪花，一望无垠；再往远处看去，更像是一场大雪过后，那银装素裹的平原，一切都是那么清静。此时，我仿佛进入了仙境，置身于万丈高空，如传说中的神仙般腾云驾雾。洁白的云海在阳光的照耀下，白了到极致，白得容不下任何杂质。飞机缓慢降落，每每穿进云层，顿时舷窗就像被一条白色的纱巾蒙上了眼睛，似乎是“天上阿里”提前让大家猜一猜她到底是什么样子。

带着期待和兴奋，眼前豁然清晰，飞机缓缓落地，我们到了阿里。

阿里机场航站楼不大，出站很容易就看到接机的同仁。他们手捧洁白的哈达，热情地搭在援藏的每个医疗队员脖子上。这纯洁的白色哈达，像极了天上的白云，以最亲密、最纯洁的方式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经过短暂调整，我们就投入工作中。来自不同医院的白衣天使变身大白，被分派到当地各个医疗机构，保障阿里人民的生命健康。大多数的医疗队员都是平生第一次到西藏，在这海拔4500米的雪域高原，人走路想快走也快不起来，很多大白都出现高原反应，感到头疼、胸闷、气短。平时身体素质再好，在这里就像背着上百斤的行李负重前行，让我们不得不对这里工作的白衣心存敬畏。

我们在来之前都是有心理准备的，都听说过高原反应的厉害。此时此刻，此种情况下，大家唯有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困难，心里总是用那句“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不停给自己加油打气。

工作之余休息时，不管我走到哪里，眼前都是一片高原蓝，蓝得纯粹，蓝得彻底，蓝得令人窒息。蔚蓝的天空就像一片色彩均匀的画布，摊开在整个天际，而最为精彩的作品就是这片蓝色画布上形态各异、变幻万千的云彩。

这些白色的云彩时而静静地待在那里，你

看着她，它也在看着你。虽然相对无言，相互打量着对方，但彼此却一见钟情，像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

阿里天空的云彩有时静如处子，有时动如脱兔。它们有时向着一个方向迅速漂移，像草原上的骏马，驰骋在蓝色的天河，是那样的洒脱、那样的义无反顾。它们有时静如孩子们手中的棉花糖，整齐地排列着，拥抱着。每天早上，医疗队的大白们抬头看那碧空如洗的天空中美妙的白云，柔软得如纯洁的精灵，在蓝色的天幕上演变着一个又一个奇迹，战士们也都精神抖擞，带着使命，无惧无畏地奔向自己的工作岗位，它们也和这些白云一样朝自己的方向，为了这个方向只愿风雨兼程。

阿里天空的云彩也有心情不好的时候，突然就像商量好了似的，为天空拉上幕帘，遮住蓝色的画布，瞬间大雨滂沱，或者雪花飘飘，使人猝不及防，使这些从三秦大地来的白衣天使们经受高原风雪的洗礼。不久，灿烂的阳光从云彩的缝隙又露出端倪，识趣的乌云相继而散，一缕缕的金光驱散了天空的阴霾，汇聚成耀眼的阳光洒满了大地，色彩艳丽的格桑花伸直了脖子，尽情享受阳光的温暖，一会儿工夫天空画板上又是赏心悦目的蓝天白云。这场景，不也和我们这群白衣天使在高原抗疫的历程一样吗？在工作中，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不顺利，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共同坚守，驱散疫情，迎来了阿里的抗疫胜利，换来了藏族同胞脸上灿烂的笑容。

从刚来时都有明显的高原反应到后来逐渐适应，每天的工作有序而充实。闲暇之余，我都会举头眺望这里的白云，想知道它们怎么看我们这些白衣天使，想问问它们对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满意？有时也会想远方的亲人此时在做什么，他们的头顶，是不是也有飘着洁白如同阿里的白云？我很希望阿里的白云，能捎去我对亲人的思念，是不是也有飘着洁白如同阿里的白云？我很希望阿里的白云，能捎去我对亲人的思念，是不是也有飘着洁白如同阿里的白云？我很希望阿里的白云，能捎去我对亲人的思念，是不是也有飘着洁白如同阿里的白云？

很快我们的工作也接近尾声，临别时，还有点依依不舍，挥一挥衣袖虽然带不走这里的一片云彩，但阿里的白云已经留在了我的心里。我想，我们这些千里之外逆行而上的大白，也一定留在阿里人民的心中。

(单位：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 瓦工

□文锁勤

的皱纹，汗渍浸透的衣服，胶皮一样粘在背上。巨大的混凝土墙像从天而降的幕布，在我的眼里倒垂下来，又像一幅看不过来的灰屏，在我的注视中不断延展拉伸。街上有时尚的男人吃着冰棍，漂亮的女人撑着遮阳伞，勾着肩从眼前飘过。瓦工灌着一瓶浓茶，看似疲惫的脸庞，在毒辣的太阳下自个儿灿烂。意想不到的，我又有了一个惊奇发现。

每天晚上，瓦工会去北街的舞厅跳舞。第一次瞧见他时，我有些许疑惑。干这么重的体力活，一天十几个小时的劳累，怎么会有这种闲情逸致。虽说我不敢肯定跳舞这等体面、时尚、阳光的活动，是悠闲人、身份人特定的娱乐方式，至少像瓦工这样的群体，天天沉溺这种场所，更需要时间保证和精力支持。于是我更怀疑自己会不会看错了，更加质疑天天出现在北街舞厅的这个中年人，会不会是瓦工本人。在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我怀着极大好奇心，

猎奇心，走进了这家舞厅。

舞池里，瓦工一幅黑土加黄土长庄稼的笑脸，有棱有角，阳光亲切。他绅士似的挽着一位身材高挑的女舞伴，在灯球打出的彩光里翩跹旋转。优雅得体的舞姿，让我目瞪口呆。只是那落满泥灰、长满窟窿的T恤，早已变成笔挺的西装。女子一袭黑色光亮的长裙，半高腰皮靴，头发高挽着，一对明晃晃的耳坠子，在光影里欢快地闪动。一阵，又有一位清纯靓丽的红衣女子与瓦工相约而舞。瓦工脚步踏实稳健，一板一眼地掌控着节奏。那位红衣女子就像一只妩媚动人的蝴蝶，又像一团热情奔放、魅力四射的火焰。他们一会跳着探戈，一会跳着伦巴，一会跳着恰恰。整个舞场因瓦工和红衣女子的绝妙表演，沸腾起来，掌声喝彩声不断。

瓦工的日子是辛劳的，但被称作“匠人”的瓦工，生活又是匠心独具的。白天，他顶着烈日、浸着冷风为生活打拼；夜晚，他又踩着鼓点、嚼着口香糖，在阳光女子的邀约中，放飞心情。瓦工或许说不出生活或生命的意义，但他的活法，却为我传递着这样一个浅显而又深邃的道理：劳动为了生活，生活必须快乐。这便是超越的幸福。

(单位：崔家沟监狱教育改造科)



星夜 周磊 撰

# 思念

□史红霞

我把一丝丝思念，  
挂在清晨的枝头，  
让风儿送给南方的椰林。  
我把一腔浓深情，  
绕在星的手上，  
让云儿送给南方的夜来香。

我把一个个祝福，  
嵌在白鹤的双翅，让鹤儿捎给南方的明月。  
远在故乡的山村，  
有一颗燃烧的心，  
日夜渴盼打工的阿哥早日回归。

(单位：《丝路情》杂志社)

# 故乡的烟火

□刘笑阳

划过年团圆的的事情了……

与我家的荒凉孤寂相比，爷爷奶奶这边则热闹非凡。恰逢收获的季节，在外人都归了家，正好九月，农户最繁忙的季节。这是爷爷奶奶一年中最期盼最开心也最辛苦的日子，忙着团圆，忙着收获，忙着播种。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他们，即使如今粮仓满堆，收获的喜悦仍可儿孙满堂的幸福相媲美。年近七十的爷爷奶奶，用他们勤劳的双手，为儿孙们撑起了逐梦的半边天，守护着游子内心最牵挂的故里。岁月在他们的脸上、手上刻下了深深的年轮，纵深交错的沟壑中填满了泥土，但脸上仍然洋溢着收获的喜悦。

天刚发亮，枝头的麻雀便开始叽叽喳喳，灶膛里忽明忽暗的灯火映在忙碌的人的脸上，锅里的水发出滋滋的声音。农忙的季节，早饭会比以往更早一些，简单吃过，安排好院院的羊群后，一群人便起身准备今年的秋季大收割。因去年的玉米收成较好，今年

两位老人又扩大了种植面积，好在机械化种植在农村已经普及，当初的人力收割模式已经不复存在，轰隆隆的机器声在耳畔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人们彼此间的交谈已经无法听清，空气中弥漫着玉米秸秆被粉碎的香甜。两三个来回后，五亩玉米已经收割完毕，收割回来的玉米棒子暴晒在晾晒场上，金灿灿地闪烁着人的双眼，大自然赋予的天然灿烂那么博人眼球，爷爷奶奶边忙碌着手头的活计，边与邻居探讨着今年的收成，我们时而听着，时而相互对视一笑。

入秋后的北方，黑夜逐渐来得稍早了一些，晚饭后不久，远处有一闪一闪的灯火逐渐亮起，这一点一点的凡间微光让浮躁的心逐渐沉静下来。一轮明月高挂空中，照着这烟火人间，围坐在院落中央昏黄的灯光下，爷爷点燃一支烟，像往常一样，向我们讲述着曾经讲过无数次属于他们的故事……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铜川分公司)

# 父爱

□艾青春

后来，我上了初中，中学在镇上，离家较远，大多数学生都要骑自行车去上学。我们村到邻村要走一段土路才能到公路，从邻村公路再到镇上初中，全程大约需要1个小时。周末，我回到家，拿了一些馍馍，收拾了书本。准备去学校时，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后的土路，泥泞不堪，坑坑洼洼，极难骑行，我犹豫着是骑车还是步行，父亲抽着烟，看着门口的路面，皱皱眉头对我说：“还是骑车去吧，我先把自行车给你扛到公路边，公路上平坦不沾泥，你再骑着去，这样能早点到学校。”于是，父亲就扛着自行车，肩膀顶着车架，腰部顶着三角架下面，右手提着车踏板，另一只扶着车把。我拿着袋子

跟在他后面，看着父亲微躬的腰，用劲抓车踏板的手腕，单薄的身子一步一滑，用了20多分钟走到公路边。当父亲放下自行车时，我看到他满脸都是汗水，肩膀上都是汗渍。他喘着气说：“这里好了，你赶快骑着去上学吧。”霎时，我觉得，父亲真的疼爱我。

现在，父亲退休后也闲不住，前几年每天接送我儿子上学放学，儿子上初中后，这两年他又开始接送我妹妹的儿子。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儿子上学前官有电子琴表演，演出结束时，已经是10点了。我早跟夫妻说好我来接，不用他来，但当我与儿子走出青少年宫门口时，蹙蹙单薄的父亲站在马路对面，和蔼可亲地看着我们。我责怪他，父亲却说：“我也没事，放心不下，一怕你工作忙，忘了接孩子；二怕孩子要是没表演好，你批评他，能参加表演就不错了。你们赶紧回家吧。”我让他打车回家，他摇了摇头说：“10分钟就回家了。”然后转身快步就走了。一刹那，我觉得，父亲的爱心如山如海，他爱孩子，也爱孙子，爱每一个家人。父爱，是赤诚的、热烈的，也是深沉的。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为自己想得少，为别人想得更多。为孩子付出多，为家庭付出多。他从不买衣服，经常在节假日给孙子和外孙过过节，从不愿多花钱去外面吃饭，每次都愿意在家里吃火锅；他从不出省旅游，省下的钱接济在老家的三叔和四叔。

(单位：陕建二建集团)